

淺析蕭紅《呼蘭河傳》與《後花園》 重寫的意義

■ 黃詠文



長篇小說《呼蘭河傳》是蕭紅的巔峯之作，她以童稚的眼光和筆調，抒寫對故鄉呼蘭的回憶，書中有個磨官住在後花園旁的磨房，名叫馮歪嘴子。蕭紅另一篇短篇小說《後花園》的主角馮二成子也是磨官，同樣住在後花園旁的磨房。《後花園》在1940年4月發表，而《呼蘭河傳》則於同年9月至12月在《星島日報》連載，兩篇作品的發表時間相當接近。馮歪嘴子和馮二成子分別被蕭紅寫進兩部作品，他們是同一個人，抑或只是巧合地相似？小思（1987）在一篇評論中問到，《後花園》「究竟是《呼蘭河傳》的試筆練習，還是修訂重寫？」讓我們一起細讀和對讀這兩篇作品，嘗試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。

「後花園」的象徵意義

除了磨官，《呼蘭河傳》和《後花園》重寫的還有「後花園」，探析兩篇作品的主题前，我們先看看「後花園」的象徵意義。

兩篇作品中的後花園從表面看來都是熱鬧、明亮、寬廣的。在《後花園》中，「六月裏，後花園更熱鬧起來了，蝴蝶飛，蜻蜓飛，螳螂跳，螞蚱跳。大紅的外國柿子都紅了，茄子青的青、紫的紫，溜明湛亮，又肥又胖。」《呼蘭河傳》第三章描寫蕭紅幼時和祖父在後花園共處，是蕭紅筆下最美好的時光，「這花園裏蜂子、蝴蝶、蜻蜓、螞蚱，樣樣都有。……花園裏邊明晃晃的，紅的紅，綠的綠，新鮮漂亮。」但是，蕭紅同時也在《呼蘭河傳》的第四、六、七章和尾聲中反覆強調後花園是「荒涼」的——「荒涼」除了指花草凋零，也指人的孤寂和無情。



其實，後花園的美好象徵了隔絕。《後花園》的馮二成子對身處在這美麗的後花園裏沒有甚麼感覺，「陰天下雨，他不曉得；春夏秋冬，在他都是一樣」、「從磨房看這園子，這園子更不知鮮明了多少倍，……可是磨房裏的磨官是寂寞的」。《呼蘭河傳》第七章寫道「後來那黃瓜秧就像它們彼此招呼着似的，成羣結隊地就都一齊把那磨房的窗給蒙住了。從此那磨房裏邊的磨官就見不着天日了。……從此那磨房裏黑沉沉的，園裏，園外，分成兩個世界了。馮歪嘴子就被分到花園以外去了。」暗黑的磨房與明亮的後花園構成強烈的對比，預示了兩位磨官的不幸。

圍着命運瞎走的人——馮二成子

「磨房裏，一匹小驢子圍着一盤青白的圓石轉着。磨道下面，被驢子經年地踢踏，已經陷下去一圈小窪槽。小驢的眼睛是戴了眼罩的，所以它甚麼也看不見，只是繞着圈瞎走。」

這段《後花園》的文字描寫馮二成子的驢子，同時也是馮二成子的寫照。蕭紅以驢子為喻，說明了馮二成子對世界和個人命運的漠然。馮二成子「三十多歲了，尚未結過婚，可是他的頭髮白了許多，牙齒脫落了好幾個，看起來像是個青年的老頭」，他在「冷清清黑洞洞」的磨房中，日復一日地過着孤獨、呆板的生活，對身邊的人和事都沒有感覺，只知道要做磨官、打梆子。

直到有一天，馮二成子聽到鄰家趙老太太的女兒在笑，心裏開始好不平靜。他正式從磨房的暗黑走出來接觸這世界，這是小說的轉折點。自此他再遇上趙家姑娘，都顯得腼腆，夜裏聽見她的笑聲，更是輾轉反側。蕭紅安排他愛上鄰家的姑娘，要

寫的不是愛情，而是他對生命的覺醒。他回想起母親來探望他的往事：母親說自己將不久於世，他會哭；母親擔心他還未成家，他會臉紅。更年幼的時候，他會在河裏脫光洗澡、躲避母親的責打。從前的馮二成子並非對世事毫無感覺，他曾是個有血有肉，有感情的人。

馮二成子沒有如願娶得趙家姑娘，女孩不久後出嫁，他沒有太大的反應，反而與趙老太太相處得更自然。後來趙老太太要搬走，對他卻是一大打擊。比送親娘更難過地送走趙老太太後，他在歸途上反省命運，想到「人活着為甚麼要分別？既然永遠分別，當初又何必認識！人與人之間又是誰給造了這個機會？既然造了機會，又是誰把機會給取消了？」他不明白人生的意義，為何人們得不到想要的，卻仍起勁地活着。這番思想的掙扎，讓他在遇上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寡婦老王時，得到撫慰心靈的共鳴。二人初次見面互訴心事後，就決定在當晚成婚。可是，馮二成子對人生的醒悟並沒有延續下去。後來他們的孩子死了，老王也死了，結局回歸悲慘的命運。後花園「經過了幾度繁華，經過了幾次凋零，但那大菽茨花它好像世世代代要存在下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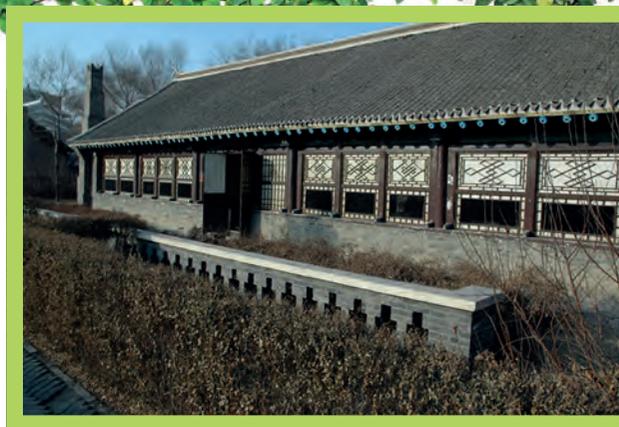
的樣子」，就像馮二成子的命運，他「仍舊在那磨房裏平平靜靜地活着」。所有事情彷彿回歸到小說的開首，趙家姑娘、老王只是後花園一時的繁華，待到花草凋零，馮二成子又回到磨房，像最初小驢一樣。

自欺欺人的生命——馮歪嘴子

「磨官馮歪嘴子是他們中間生命力最強的一個——強的使人不禁想讚美他，然而在馮歪嘴子身上也找不出甚麼特別的東西，除了生命力特別頑強，而這是原始性的頑強。」

這是茅盾（1979）在他為《呼蘭河傳》寫的序中對馮歪嘴子的評價。馮歪嘴子是書中第七章的人物，他住在蕭紅家後花園旁的磨房，窗子被後花園的黃瓜秧遮掩，磨房黑沉沉，「他與這後園只隔了一張窗子，就像關着多遠似的」。馮歪嘴子的故事比馮二成子豐富，形象也比較立體。馮歪嘴子為人隨和，被老廚子戲弄也不動怒。他又會做粘糕送給年幼的蕭紅吃，是個喜歡孩子、不計較的人。

這樣善良的人，在他成家後卻受到鄰里的嘲弄。鄰居不知道馮歪嘴子已成了家，直至有一天，他們發現他家中多了個女人和孩子，就說他討了個「不乾不淨的野老婆」。馮歪嘴子的東家甚至要他把妻兒搬出磨坊。馮歪嘴子的妻子是老王家的王大姐，在她嫁馮歪嘴子前，人人誇她力氣大，有福相，後來卻說她「不是好東西」。喜歡窺探隱私、說三道四的鄰居在小團圓媳婦死後少了談資，現在則重新找到樂趣。他們紛紛來打聽馮歪嘴子的事，說馮歪嘴子的孩子快死、馮歪嘴子要上吊、自刎，但他和孩子其實都「好好地活着」。鄰居對馮歪嘴子的譏諷不曾停止，可他似乎並不知道。他到別人家吃



飯，被嘲笑家中有吃不飽的孩子，要帶食物回家，他也絲毫不怒，不覺得難為情。後來妻子懷了第二胎，他對妻子照顧周到，又向別人誇她節儉。蕭紅說「他家是快樂的」，馮歪嘴子雖然不富有，但生活滿足，這跟《後花園》中的磨官大大不同。

隨着八月烏鴉來了，馮歪嘴子家的噩運也來了。王大姐難產而死，馮歪嘴子靜靜地葬了她，孩子也沒有哭。蕭紅花了不少筆墨寫烏鴉，「好像一大片黑雲似的從遠處來了，來到頭上，不一會又過去了。終究遇到甚麼地方去，也許大人知道，孩子們是不知道的，我也不知道」，烏鴉象徵死亡，人不能理解、不能控制。王大姐死後，人們都認為馮歪嘴子要完了，可是看熱鬧的人要再失望了，他「並不像旁觀者眼中的那樣地絕望，好像他活着還很有把握的樣子似的」，而被認為非死不可的孩子也沒有死，雖然成長得比別的孩子慢，笑起來「又像笑，又像哭」，卻已令馮歪嘴子十分高興。

一直以來，不少論者如茅盾（1979）、周錦（1980）、陳潔儀（2005）等都認為馮歪嘴子是個生命力頑強，活在希望中的人，甚至說第七章是《呼蘭河傳》的「光明尾巴」。小思（2013）卻提出不同的看法，認為馮歪嘴子「只是迷迷糊糊的『堅強』」，因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原來是不幸的，更不知道人們認為他應該絕望，他和孩子應該活不下去。筆者也認同這說法，而且認為描寫人們這種迷糊的生存狀態，正是第七章的主題。馮歪嘴子對廚子的戲弄、

鄰人的嘲笑無動於衷，可能因為他樸實、善良，但更因為他對這些事根本茫然不知，只是麻木地生活。妻子死了，他不覺得自己命運悲慘；兒子長得慢，他也不覺得是問題，還樂滋滋的。

蕭紅重寫作品的意義

《後花園》的馮二成子和《呼蘭河傳》的馮歪嘴子到底是不是同一個人呢？蕭紅從沒有在作品中明示，但這兩位磨官都姓馮，住在後花園旁的磨房，娶了個姓王的妻子，生了孩子，後來妻子都死了，兩個人物的背景如此相似，應來自同一原型。蕭紅在同年（1940）寫下《後花園》和《呼蘭河傳》，為甚麼她要重寫這個人物呢？小思（2013）認為《後花園》和《呼蘭河傳》的關係「簡直像插敘或倒敘的鏡頭，也是一段補充」，筆者倒認為蕭紅重寫馮氏，是想在兩篇作品中表達不同的主題。

馮二成子：蕭紅人生觀的反映

《後花園》的馮二成子因遇上愛情而對生命有醒悟，也因失去愛情而迫使他思考活着、相識與分離的意義。筆者認為，這些困惑與其說是馮二成子的反思，不

如說是蕭紅經歷幾段波折的愛情後對人生有所感悟，借小說人物的口說出來。

蕭紅為愛情離家出走、兩次懷孕時離開孩子的父親、與蕭軍的離合，這些對她來說，可能都是何必當初的相識與分離。蕭紅寫《後花園》的手法是獨特的，開首描寫「後花園」採用兒童的視角，與《呼蘭河傳》相似，但描述馮二成子的故事時，她卻變得抽離，只是一個客觀的敘述者。直到故事中段，突然有「讀者們，你們讀到這裏，一定以為那磨房裏的磨官必得要和鄰家女兒發生一點關係。其實不然的。後來是另外的一位寡婦」的一段過渡。小說的筆調自此由抽離變得感情澎湃，因為蕭紅除了要說馮二成子的故事，似乎也要將自己的感情投射其中。馮二成子送別趙老太太後覺得「好像遠方會有甚麼東西自動向他飛來，又好像遠方有誰在招呼着他」，正像蕭紅不斷飄泊，始終找不到一個可安定下來的地方，「遠方」始終有未知的事等着她。即使安定下來，蕭紅也不抱期望，因為人生終是寂寞的。正如她寫馮二成子在妻兒死後，再次變回一個麻木地活着的人，其實是表達了她對生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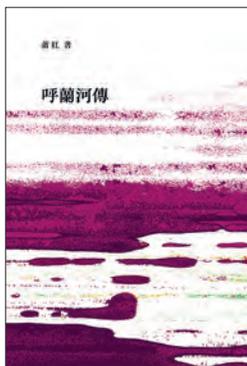
蕭紅和蕭軍

的虛無的無限感慨。蕭紅一生歷盡滄桑，1940年輾轉來到香港，在戰火和疾病的威脅下完成這篇作品，人生對她來說，何嘗不是「經過了幾度繁華，經過了幾次凋零」呢？

馮歪嘴子：中國民族性的呈現

錢理群（1998）認為「如果說《呼蘭河傳》是直覺性的寫作（即使有所追求也是模糊的，不明確的），《後花園》則是蕭紅『有意識地追求甚麼，探索甚麼』的寫作。」筆者認同《後花園》是蕭紅有意識的寫作，目的是書寫生存的虛無，但《呼蘭河傳》是不是「直覺性的寫作」呢？這就值得商榷了。

誠如茅盾（1979）提出有人認為《呼蘭河傳》「沒有貫串全書的線索，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



碎，都是片段的，不是整個的有機體」，但書中各處都滲透着蕭紅對中國民族性的批判，即上文引述過小思

(2013) 提出的「迷糊的生存狀態」，也是一種「自欺欺人」的生存模式。筆者認為，馮歪嘴子的堅強不是他自覺的，只是因為「人活着是為穿衣吃飯」的態度。此外，《呼蘭河傳》要呈現的還有中國人對他人不幸的無視和幸災樂禍的心態。

魯迅因為目睹國人對同胞被日本人處決的無動於衷，棄醫從文，寫下《藥》來鞭撻愚民的無知。他不少作品都描寫了國人對社會上不幸的人的冷眼旁觀，《祝福》、《阿Q正傳》中的圍觀意識都很深刻。蕭紅受魯迅影響甚多，自然也會追隨他的腳蹤。《呼蘭河傳》中的圍觀沒有魯迅的尖銳，蕭紅也沒有對此大加鞭撻，只是如照片般把人們的行為呈現出來。圍觀意識在第五章小團圓媳婦的故事中尤其明顯，「看熱鬧的人們，一聲狂喊，都以為小團圓媳婦是死了，大家都跑過去拯救她，竟有心慈的人，流下眼淚來」、「這來看熱鬧的，不下三十

人，個個眼睛發亮，人人精神百倍」，類似的描寫俯拾皆是。第七章寫馮歪嘴子同樣充滿圍觀意識，「那小孩一聲不響了，大概是凍死了，快去看熱鬧吧」、「為啥一個好好人，活着不願意活，而願意『上吊』呢？大家快去看看吧，其中必是趣味無窮」、「看熱鬧吧，馮歪嘴子又該喝酒了，又該坐在磨盤上哭了」。這些鄰居「本質是良善的，他們不欺詐，不虛偽，他們也不好吃懶做，他們極容易滿足」，他們沒有害馮歪嘴子，可是，也沒有幫助他。這些無知、麻木的人性，就像後花園中凋零的花草，蕭紅在書中反覆強調的「荒涼」，就是這種冷漠和隔閡，也正是《呼蘭河傳》的主題。

結語

蕭紅在同時同地發表了《後花園》和《呼蘭河傳》，描寫了同一個磨官。在《後花園》中，蕭紅借馮二成子的人生說出她對生存的感悟和困惑——人生就如「後花園」不斷經歷繁華和凋零；在《呼蘭河傳》中，她用馮歪嘴子的故事向讀者呈現人性的「荒涼」，一種自欺欺人的民族性和圍觀他人不幸的麻木無情。不同的着力點也許就是蕭紅重寫作品的原因和意義。



參考作品出版資料

- 蕭紅 (1979)。《呼蘭河傳》。哈爾濱：黑龍江人民出版社。
- 蕭紅 (1987)。《蕭紅代表作》。鄭州：黃河文藝出版社。

參考書目及文獻

- 小思 (盧瑋鑾) (1987)。〈十里山花寂寞紅——蕭紅在香港〉。《香港文縱》。香港：華漢文化，頁 162-170。
- 小思 (盧瑋鑾) (2013)。《蕭紅《呼蘭河傳》的另一種讀法》。《翠拂行人首·小思集》。香港：中華書局，頁 324-339。
- 周錦 (1980)。《論「呼蘭河傳」》。台北：文成出版社。
- 茅盾 (1979)。〈論蕭紅的《呼蘭河傳》〉。蕭紅：《呼蘭河傳》。哈爾濱：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，頁 8。
- 陳潔儀 (2005)。《現實與象徵：蕭紅「自我」、「女性」、「作家」的身份探尋》。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。
- 錢理群 (1998)。〈蕭紅《後花園》文本細讀〉。《杭州師範學院學報》，第 1 期，頁 26-30。